

● 张龙海 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Harold Bloom and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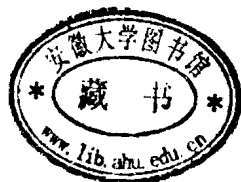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张龙海 著

≡≡≡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Harold Bloom and Literature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 张龙海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ISBN 978-7-5446-2710-8

I. ①哈… II. ①张… III. ①布鲁姆, H. —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7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57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健儿

---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965 1/16 印张 8 字数 13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5446-2710-8 / I · 0206  
定 价: 2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简 写 说 明

- (Agon) *Ag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AI)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DC)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ed. Bloo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
- (BV) *The Breaking of the Vessels*,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enius) *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 Warner Books, 2002.
- (KC) *Kabbalah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 (MM)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R) *Poetry and Repression: Revisionism from Blake to Steve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hakespeare)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 (WC) *The Western Canon*, New York: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1994.
- (HRW) *How to Read and Why*, New York: Scribner, 2001.
- (WS) *Wallace Stevens: The Poems of Our Climat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鸣 谢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一书就要付梓出版，心里特别激动。回想起来，本书的顺利面世却是由多个“没想到”促成的。

首先，我没想到能有幸成为布鲁姆教授的学生。2001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布鲁姆教授，每学期听老教授两门课，还在每周四下午到他家边喝咖啡边汇报学习情况，甚至还在他家住了10天，替他看管房子。正是这一“奇缘”，我得以进一步认识布鲁姆教授，开始接触他的“诗学影响理论”，并逐渐对其感兴趣。也正是老教授对我的关爱，我的思路得以打开，视野变得开阔，突然冒出研究“布鲁姆的文学观”的想法和计划。

其次，我没想到能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级别项目，要想折桂难度极大。在撰写课题论证的过程中，我数次与布鲁姆教授联系，讨论课题主要内容，并向国内一些专家教授征询意见。最终结果如我所愿。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在课题组成员蔡春露、邓小玲、周郁蓓教授和胡永洪博士的协助下，此课题顺利通过鉴定并结题。这一课题提供一个绝好的平台，使得关于布鲁姆研究能够从想法变成现实。

第三，我没想到能得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全额资助出版。目前，学术界一大遗憾是科研成果完成之时，便是其束之高阁之日，因为大多数出版社都要有偿出版学术专

鸣  
谢

著。一次偶然机会,我和上海几位朋友聊天时谈起此情况,他们建议,何不将书稿投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我随之一试,很快就收到对方的反馈:审稿通过,将全额资助出版。正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给力使得本成果能够问世。

除了以上三个“没想到”,还有若干其他的“没想到”暂不一一罗列,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意。同时,特别感谢我导师杨仁敬教授,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经常与他交流,咨询各种问题。我的学生赖夏菲和王倩分别帮忙查找相关资料,本书部分内容原先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戏剧》和《国外理论动态》等期刊,使得各阶段研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特此表示谢意。最后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赵一凡博士致意,感谢他在百忙之中通读本书稿、提出宝贵意见,并为本书作序。

张龙海

2011年3月8日于厦门大学北村家中



# 序

张龙海,1968年生,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杨仁敬老师培养的<sub>第一个</sub>博士。由于我同杨老师曾在哈佛同学,所以我也随之认识了龙海。龙海1999年获博士学位,2001年去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师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教授。其间,他得到布教授的指教,为自己的研究搜集了不少珍贵资料。

这本书名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它于2008年9月结题,鉴定等级为优秀。一本书稿,反复修订,从2003年开始写作到今年(2011年)付梓印刷,足足已有8年。区区一本书,为何如此费时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其一,布鲁姆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1973年他发表《影响的焦虑》,在欧美文论界引起轰动。1975年他出版《误读之图》,成为解构批评的主要典范。1994年他又推出《西方正典》,强调文学经典的重读与捍卫。此人名气虽然大,可像他这样一再领导潮流、不断花样翻新的理论家,研究起来十分困难。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他只有零散论文,却无系统的论述评价。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龙海十年磨一剑,不惜远赴美国,亲自去听布教授讲课,当面向他请教、提问、质疑。如此治学态度,我认为当下是值得提倡的。

其二,龙海从美国回国后“双肩挑”,兼任厦门大学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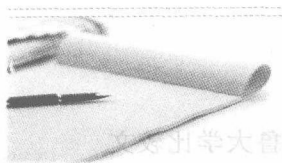
学院的党委副书记。2007年10月,外交部调他去印度工作两年,出任我驻孟买总领馆二秘、政文室主任。那两年中,龙海工作很投入,也很辛苦。我记得他从孟买打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他在那里的紧张情况。直到2009年11月,他才完成驻外工作,回厦大任教。

千辛万苦,路转峰回。龙海的书稿终于要出版了。我特为他作一代序,以资鼓励和褒奖。相信这本有关布鲁姆文学理论的专著,将在国内发挥它应有的引导作用。

赵一凡

2011年3月9日于海口家中





# 前 言

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众多，名人辈出，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另起炉灶、自成一派的文学批评家之中，哈罗德·布鲁姆<sup>①</sup>榜上有名。他在1973年发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以后，独树一帜，推出“对抗式批评”(anti-theoretical criticism)的诗学影响理论，在文论界引起了轰动，并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正如美国诗人、批评家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 1929 - )所说的，“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接受哈罗德·布鲁姆的教育。掠过表层，我们惊讶地发现：他是我们活的百科全书。”

我能成为此等大师的门徒，真是三生有幸。2001年在与美国大学联系博士后项目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给布鲁姆发了一份电子邮件，表明要投他门下的意愿。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打开电脑时，他已经回信了。鼠标虽已定格在信件上，但我却没有马上打开——当时的心情极端矛盾。之所以矛盾，是因为我担心遭到拒绝，失去向大师学习的机会。但随后一想，如果他拒绝也是合情合理：如此大牌教授，仅凭我的个人简介材料，怎么就可能接收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学生呢！犹豫之后，已有心理准备的我猛地点击鼠标，打开邮件，里面竟然写着，“我乐意为你效劳，但是联系学校一事要自己解决。”有了他这块牌子，接下来与耶鲁大

① 布鲁姆是笔者的老师，但在本书的行文中，出于方便，全部以“布鲁姆”代替“布鲁姆教授”。

学研究生院的联系工作也就畅通无阻，我终于得到前往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难得机会。到了耶鲁大学安顿下来之后，我急忙打电话约他见面。他邀请我到他家中一坐，喝喝咖啡，谈谈计划。我按照所给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他的房子。这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我们常说的别墅），掩映在参天大树之中，离校园步行只需三四分钟。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身穿浅蓝色线条衬衫，身材魁梧，挺着一个大肚子。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布鲁姆！寒暄之后，他便开口问道，“你这个博士后项目要写什么呢？”我早有准备，说，“想写‘美国亚裔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为美国亚裔/华裔文学是我的老本行，我想继续搞下去。他马上说道，“这个题目太大，不好写。”我便拿出第二套方案——先看点书再决定。没想到老教授同意了，“对，一定要多读。”接着，他问及我的家人。当他听到我的家人都在中国时，他的眼睛红了，闪着泪光，说，“这对你们双方都很艰苦。”聊了两个小时，老教授送给我四本他的专著，其中一本是他的巨著——《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1998）。他送我到门口，抱着我，吻了我的前额。我从来没有被人吻过，除了我的爱人和孩子外。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老教授的形象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出生在纽约市的东布朗克斯，父母均为犹太人，从俄罗斯移居到美国。在孩提时代，布鲁姆最先使用的语言并非英语，而是意第绪语（Yiddish）。他七八岁时就要求姐姐带他到纽约市图书馆，对诗歌情有独钟，特别喜爱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 1899-1932）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等诗人的诗歌，从小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你总是超负荷工作，肯定很累，”在和他聊天时，我这样说道。“我必须超负荷工作。每天都有很多书要读，很多东西要写，很多信件要回。我的时间表里找不到一块空白的地方。如果不这样，我会觉得很累。”他的这种不知疲倦的工作方式和阅读习惯并非一日养成的。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连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导师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 1912- ）教授都对他赞不绝口。布鲁姆195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读研究生。至于康奈尔大学为什么不留他在本校继续深造，艾布拉姆斯教授道出其中缘由。“我们一再坚持要他到别的大学攻读学位，因为我们没办法再教给他更多的东西。”

此等评价绝非出于一般的礼貌，布鲁姆在耶鲁的学习成绩证明了这

一点。耶鲁大学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学习堪称艰苦异常,极富挑战性,一般的学习年限是五至七年,有的要学八年,而平均年限是六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布鲁姆到了耶鲁之后,不辱使命,仅用四年的时间便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1955年,他毕业后留在英语系任教,从此与纽黑文(New Haven, 耶鲁大学所在地)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名叫珍妮(Jeanne)的女孩,并与她结婚。珍妮曾是布兰福德一所学校的心理医生,现已退休。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均住在纽约。

我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布鲁姆请我每周四下午四点到他家坐坐。这个时间从没变过。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主要是我向他汇报一周来的学习情况,请教问题。每次见面,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周过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好吗?”我当然知道他的含义:这周看了哪些书?有什么收获?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听说我每星期都到布鲁姆家和他交谈一个多小时,惊讶不已,因为布鲁姆非常忙,很少请人到他家,更别说每周都去。我听了之后,倍感珍惜。为了每周这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从不偷懒,抓紧时间利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涉猎有关的书刊,把一些心得和问题记下来,然后与老教授交流请教。

除此之外,我每周还选布鲁姆的两门课。布鲁姆虽为“耶鲁四人帮”<sup>①</sup>之一、美国文学界的泰斗,但是他坚持给学生上课,每学期开两门课,经常是一门研究生课,一门本科生课,如2002年春季,他给研究生上“莎士比亚悲剧”,给本科生上“美国主要诗人”。他的课深入浅出,极受欢迎。第一次上课时,70多位学生挤在一起,有的只能席地而坐。布鲁姆介绍完课程的情况和要求后,让每个学生拿出纸张,写下对这门课的了解程度和选修的理由。他再根据这些材料挑选25至30个学生。老教授确实学识渊博,上课从来没有讲义教案,只有一张巴掌大的纸张,上面写着引文的页码,眼睛看着学生,双手交叉在胸前,摇摆着头,一字不漏地把每堂课所涉及的引文背出来。看到他这种渊博的知识,我真正感受到了学无止境的压力。

正是有了这一段难得的经历和难忘的师生感情,我回国后在整理带

<sup>①</sup> 耶鲁大学是美国文学批评最主要阵地之一。20世纪四五十年代风靡美国乃至世界的新批评之风就是从耶鲁大学刮起的。紧接着在七八十年代,耶鲁大学再次形成以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 1928- )、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29- )等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批评团体,他们著书立说,阐释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1979年,布鲁姆协同上述几位同事,包括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合作出版了一部论文集《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因此,这个批评团体被命名为“解构主义”流派,人们也戏称四人为“耶鲁四人帮”。

回来的材料的过程中逐渐理出一条思路：何不把布鲁姆作为研究对象——他的诗学影响理论、他的经典研究以及他的研究方法等。2005年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时，我向老教授征求意见，并告知我的研究计划，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并如愿地拿到这个项目——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布鲁姆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化。1989年，徐文博教授翻译了《影响的焦虑》，这也是布鲁姆的著作在国内的第一本中译本，把美国批评界看好的、具有轰动性的诗学影响理论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热潮埋下伏笔。<sup>①</sup>2005年，江宁康教授翻译的《西方正典》终于和读者见面，为时下的经典重读注入一剂强心剂。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知识旅行的艰辛。《影响的焦虑》发表于1973年，16年之后其中文版才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西方正典》发表于1994年，11年之后其中文版才在中国面世。1975年出版的《误读之图》到1992年由朱立元和陈克明翻译后在我国台湾出版、2009年才在内地出版。这种知识旅行速度比19世纪华工乘船横越太平洋到美国淘金的速度还慢50倍。<sup>②</sup>目前，布鲁姆已经发表30部专著，但是译成中文（包括摘译）的却只有四部。<sup>③</sup>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严重限制了布鲁姆研究的进行，因为没有翻译作为先导，研究很难达到推广的效果，毕竟出国进修学者的数量不是太多，而和布鲁姆有直接接触的则更少。<sup>④</sup>

截至2010年，国内就布鲁姆的研究共发表论文51篇，主要集中在诗学影响理论、经典研究、综述评介以及访谈等，对其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与宗教研究的研究较少。诗学影响理论方面主要有盛宁教授的《二十世纪

① 笔者曾在深圳大学与徐文博教授详聊。徐教授称，当时翻译这本书时，国内关于西方文艺理论的评介还很少，对一些术语的译法无参考之处。所以，他把“Deconstructive Criticism”译成“消解式批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被接受的轨迹。

② 这种慢速度的知识旅行有许多原因。笔者2002年回国后，曾与几个较为出名的出版社联系，告知他们：布鲁姆已授权笔者本人，可以在中国内地直接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不用经过布鲁姆本人或者他的经纪人；并希望组织力量把布鲁姆的著作译成中文，或者先译《天才：百位典型创新作家的马赛克》和《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等。但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布鲁姆作品的事宜还是耽搁下来了。

③ 第三部是吴琼翻译的《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主要摘取布鲁姆不同作品中的章节组合成册；第四部是朱立元和陈克明翻译的《误读图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位译者用的是《误读图示》，笔者却沿用自己的一贯叫法：《误读之图》。

④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都有国外留学经历，部分和布鲁姆有直接接触，如王宁、江宁康、徐静和笔者等。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希望揭开老教授神秘的面纱，将其推介给中国读者。

美国文论》、赵一凡教授的《美国文化批评集》、金元蒲教授《接受反应文论》以及胡宝平教授的“布鲁姆诗学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的误读”、李红艳老师的“诗的误读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黄庭坚与布鲁姆诗论的比较”和作者的“哈罗德·布鲁姆论误读”；在经典研究方面主要有江宁康教授的“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黄应全教授的“如何构想新审美批评？——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和陈晓明先生的“‘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主要有张跃军教授与古克平教授的“布鲁姆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初探”；综述评介主要有王宁教授的“哈罗德·布鲁姆和他的修正式批评理论”、王逢振教授的“怪才布鲁姆”、罗杰鸚教授的“近 15 年来我国哈罗德·布鲁姆理论研究”和作者的“哈罗德·布鲁姆与对抗式批评”；访谈录主要有作者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和徐静女士的“哈罗德·布鲁姆访谈录”。<sup>①</sup> 这些论著和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布鲁姆的学术观点进行层层解构，进而重构其文学观。

<sup>①</sup> 这里简要列出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并非全部罗列。同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多篇论文，这里只从其多篇文章中挑选一篇有代表性的。例如，胡宝平教授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4 年在《国外文学》发表“论布鲁姆‘诗学误读’”和“诗学误读 互文性 文学史”；江宁康教授于 2005 年在《江苏社会科学》发表“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唯美主义倾向——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罗杰鸚教授于 2007 年在《思想战线》发表“哈罗德·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详情可见后面的“参考书目”。



# 目 录

简写说明 .....	iii
鸣谢 .....	v
序 .....	vii
前言 .....	ix
<b>第一章 哈罗德·布鲁姆与对抗式批评 .....</b>	<b>1</b>
第一节 “对抗式批评”诗学影响理论 .....	3
第二节 影响 .....	8
第三节 误读 .....	14
<b>第二章 哈罗德·布鲁姆论莎士比亚 .....</b>	<b>27</b>
第一节 马洛的影响与莎翁的焦虑 .....	28
第二节 莎翁与剧中人物 .....	32
<b>第三章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 .....</b>	<b>37</b>
第一节 文学·作者·经典 .....	38
第二节 为西方正典而战 .....	44
第三节 文本·审美·阅读 .....	51
第四节 方法探秘·综合评价 .....	56

<b>第四章</b>	<b>诗学影响理论运用</b> .....	66
第一节	创造性误读——评诗人毛泽东误读陆游 .....	66
第二节	焦虑和误读——评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女勇士》的 创作技巧 .....	71
<b>第五章</b>	<b>与大师对话</b> .....	79
	<b>参考书目</b> .....	87
	附录一：哈罗德·布鲁姆大事记 .....	91
	附录二：哈罗德·布鲁姆著作简介 .....	96
	附录三：哈罗德·布鲁姆给张龙海的信函 .....	104



# 第一章

## 哈罗德·布鲁姆与 对抗式批评

哈罗德·布鲁姆现在是耶鲁大学人文中心的终身教授和纽约大学英语系的终身教授，曾经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奖，任《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编委，今为美国艺术文学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专著30部，编写、撰写引言的书多达500多本。细读他的著作，人们不难发现，他的成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中心。

布鲁姆最早是以从事浪漫主义诗歌批评而闻名。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他的第一本专著《雪莱的神话创造》(*Shelly's Mythmaking*, 1959)以其独特的视角与见解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诗歌，并体现出他对传统学术思想和风格的不满；紧接其后的是一系列有关浪漫主义诗歌的专著：《虚构导读：阅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The Visionary Company: A Reading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1961)、《布莱克的启示：诗歌讨论研究》(*Blake's Apocalypse: A Study in Poetic Argument*, 1963)、《叶芝》(*Yeats*, 1970)和《塔中鸣钟者：浪漫主义传统研究》(*The Ringers in the Tower*：



*Studies in Romantic Tradition*, 1971)。这些著作不仅通过细读来阐释作家,从而使布鲁姆一跃成为批评界的新星,而且还通过讨论浪漫主义的持续性,体现他志在后文化复兴的英国文学中将浪漫主义树为雄心的雄心壮志。由于艾略特排斥贬低浪漫主义,布鲁姆的矛头直指艾略特,认为浪漫主义诗歌并不体现诗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运用想象与之对抗。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新批评还在盛行的氛围中颇显激进和挑战性。

70年代早期,羽翼渐丰的布鲁姆利用他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的深厚功底,笔锋一转,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学批评,提出“对抗式批评”的诗学影响理论,从而进入其成就的第二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四部曲之首的《影响的焦虑》一鸣惊人,阐释了诗歌的相互影响,即强劲诗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实用批评理论。这个理论在《误读之图》(*A Map of Misreading*, 1975)、《卡巴拉和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 1976)和《诗歌与压抑:从布莱克到史蒂文斯的修正论》(*Poetry and Repression: Revision from Blake to Stevens*, 1976)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印证。后文艺复兴的诗歌是“取得的焦虑”,是后人<sup>①</sup>对前人误读的产物,是新人对前人影响的压抑的结果。因此,这个理论的中心是如何误读(关于诗学影响理论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就这样,布鲁姆扬弃新批评理论和解构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对抗式批评”诗学影响理论。

布鲁姆在著作中不断引用、提及宗教尤其是《圣经》的典故,接着对其进行专门论述,从而进入他的创作的第三阶段。1982年,他的《冲突:迈向修正主义理论》(*Ag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发表,探讨了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他认为,诺斯替的信仰和虚构的诗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知识模式。《美国宗教》(*The American Religion*, 1992)指出,美国的宗教传统和文学传统变得越来越诺斯替。1990年,《J之书》(*The Book of J*)一出版就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观点:《摩西五经》中的一些章节出自一位女人之手。

布鲁姆创作的第四阶段从《西方正典:时代之书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开始。此书进一步体现作者的渊博知识和视文学为生命的精神。他在书中详述26位西方作家的正典之作,认为评判一本书是否正典的标准是其独创性和美学价值。布鲁姆公开批评根据文本的内容分门别类,划分为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精神升华和美感强度,应该与政治和道德无关。作者还在长达36页的附录中列出他所认为的正典之作和有潜力成为正典的作品。紧随其后的《莎

① 这是布鲁姆对抗式批评理论的常用术语之一,英语是“ephebe”,指的是“后辈诗人”。相关的术语还有“迟来”(belatedness),意思是与“前辈诗人”相比,“后辈诗人”在时间上处于劣势。